

长篇小说

HONGZUI

红罪

刘华◎著

一段血与泪的红色记忆
一部罪与罚的灵魂实录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紅罪

刘华◎著

一段血与泪的红色记忆
一部罪与罚的灵魂实录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罪 / 刘华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113-2521-1

I. 红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3427 号

● **红罪**

作 者 / 刘 华

责任编辑 / 崔卓力

策划编辑 / 俞 杰

装帧设计 / 袁剑锋

责任校对 / 李江宁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/ 21 字数 / 320 千字

印 刷 /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·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521-1

定 价 / 3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 录

引 子	• • • /1
第一章 鬼子膏	• • • /6
第二章 抢打轿	• • • /25
第三章 银颈箍	• • • /42
第四章 喜帖子	• • • /56
第五章 黑老虎	• • • /71
第六章 炆萝卜	• • • /84
第七章 添丁炮	• • • /99
第八章 阴阳头	• • • /113
第九章 画眉坳	• • • /126
第十章 祭野鬼	• • • /140
第十一章 摆子窝	• • • /154
第十二章 出涌货	• • • /169

第十三章 夜啼郎 . . . /183

第十四章 盲窿子 . . . /197

第十五章 烧锅癆 . . . /210

第十六章 上梁赞 . . . /224

第十七章 鳌转肩 . . . /239

第十八章 乌妹子 . . . /256

第十九章 长命锁 . . . /276

第二十章 献花形 . . . /294

尾 声 . . . /313

后记：请记住赣南 . . . /329

引子

南华山九皇宫的道士择了一个好日子。

这天，果真是个好日子。久雨过后，天放晴了。老红军钟长水的家人终于来为他拣金了。

所谓拣金，指的是登贤客家人的二次葬习俗。亲属故去，先将死者用棺木埋葬，称之为寄金。经过三年脱骨，便要拣金。即开棺拣取骨殖擦净晾干，按人体骨架结构，自下而上叠放在特制的陶瓮等容器内，并在盖内写上死者世系姓名，择日寻龙再行安葬，重新建坟立碑。三年之后为死者拣金，有按五服应斩哀三年之义。

不觉间，老红军在荒岗上的孤坟里躺了六年。因为，他在临死之前做了两件震撼全县、却让家人含恨蒙羞、耿耿于怀的事情。其时，他的三个儿子在画眉坳钨矿合伙开矿，他们不惜血本、出生入死，苦干一年多，非但一无所获，发财心切的长子还被炸断了一条胳膊。闻知长子发旺苏醒后竟令弟弟赊账买了十多箱炸药，准备孤注一掷，钟长水火急火燎地跑去报告县政府，他儿子挖砂的采场旁边有当年红军的藏宝处，红军于长征之前在那里埋藏了很多钨砂。钨砂就是贵如黄金的乌金呢。凭着这条线索，在他儿子的眼皮下，县里派来的卡车拉了一趟又一趟，装走的多半是经过淘洗的钨精矿。除此之外，还在那里找到了大矿脉。而钟长水的儿子儿媳一直傍着巨财做美梦，却不知情！每每忆及此事，他们一个个眼睛血红血红，不知在流泪还是在喷火。尤其令他们恼怒又难堪的是，爹死后，他们从遗物中发现了一本红色塑料皮的烈属抚恤证，内里填写的竟是“烈士夫”三个字！

他是哪个的夫哟？钟长水的老婆叫乌妹子。乌妹子跟他相依为命一辈子，帮他生养了三个崽。乌妹子还健在呢！

► 红 罪

因为抚恤证，寄金时，媳妇们抱的抱拖的拖，硬是不让娘去送葬。儿子们则把爹葬得远远的，葬到南华山主峰下，为的是断了娘每年清明去挂青的念想。

然而，这个深深隐藏的红军秘密，迅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红色传奇。这个普通的红军失散人员，成了英雄传奇的主角。传说中的钟长水，是智取青石寨、血战金鸡堡的铁血英雄，又是为了几个标致妹子捕杀靖匪首、大闹登贤城的多情英雄；是掩护红军撤离矿山身中数弹而不倒、令白军望而却步的无敌英雄，又是凭着大智大勇潜伏矿山十多年、忠诚守护红军宝藏的孤胆英雄。那些传说，有当年铲共团写下的悬赏告示为历史依据，它至今仍留在村口汉帝庙残存的砖墙上：“活捉钟长水，赏大洋五十！捉来狗头，赏大洋三十块！”

传说也有现实为注脚。据县里多个部门回忆，近两年钟长水屡次通过打匿名电话，欲披露这个秘密，可他总是鬼鬼祟祟的，吞吞吐吐的，一旦要求他通报姓名，他就慌忙扔掉电话。最后一次报告，他竟闯进县政府找到县长。他不停地咳嗽，咳出了一团团的血，终于道出自己姓甚名谁。也许，他情知自己日子不多了；也许，他生怕儿子们点燃最后的疯狂，炸出红军的藏宝处并侵吞它。

但是，且慢。传得邪乎了，便有人提出了质疑：钟长水怎么晓得红军在撤退前藏下那么多钨砂？红军走后直到解放，南华山区始终有游击队活动，他如果真是受命潜伏画眉坳，怎会不与游击队发生任何联系呢？而且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为何不报告组织，反而隐匿在海拔一千米的山巅上，做了默默无闻的护林员？行为诡秘的他，将这秘密一直隐瞒到如今，究竟为什么？

这些质疑，也成了独臂长子心中的悬念。有一阵子，发旺连天缠着娘，探究爹的命运之谜，见娘总是气得泪水涟涟却牙关紧锁，发旺更是释疑心切。仿佛走火入魔，六年来，他挥舞着一只空空的袖筒，进城串乡，到处搜寻关于爹的民间记忆。

发旺正在接近历史的真相。他又开始纠缠娘了：“娘，那个女烈士叫九皇女是啵，她早就死了，爹为何还恋着她？红军撤离画眉坳，爹怎么不跟到部队？红军走后，他去了哪里，在做何事？听党史办的干部说，当年有一支红军劳役队在画眉坳挖砂，我爹能道出藏宝的确切地点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他要

么是犯人，要么是看押犯人的红军！”

总是忙着编织棕毛箱的乌妹子一怔，接着，怒斥道：“牙黄口臭！那个干部上门来问事，我懒得搭理，他就诬人清白！发旺，你爹是没跟上长征队伍，才成了红军失散人员，要不，他当得将军！”

可是，发旺随后的追问，语气更是咄咄逼人：“娘，我还到县钨业公司去问过，他们说，要搞清爹到底是红军还是劳改犯，也不难。爹不是经常咳嗽吗，说明他吸多了粉尘，可能得了烧锅癆，也就是矽肺病。得没得，拣金的时候看得出，得了，两块肺就变得石头样梆硬。犯人整天在窿子里就会得，红军看押犯人是守在窿口边……”

乌妹子埋下头去，继续编织，可双手却哆嗦不已。她手上的棕毛箱，做骨架的藤子经过精挑细选，一根根闪烁着金属的光泽，一张张棕毛更是讲究，刮了再沤，晾干又刮，剖出棕丝后，她不肯使用搅绳机，而是放在大腿上搓成细细的绳子。搓出来的细绳更紧扎。然而，棕丝不比棉线，棕丝发硬，如此搓绳，皮肉受苦呢。

发旺晓得，这只箱子是为爹拣金用的。凭此，他断定娘心里藏着更大的秘密。他急得吼起来：“娘，你不说，我也猜得到！爹过去犯了罪，难怪他躲到山上当野人！历史上有污点，他见不得人嘞！被红军判刑的，不是叛徒就是奸细反革命！”

满头白发之下，一张瘪嘴之上，乌妹子的眼里饱含屈辱，却又闪烁着倔强的泪光：“天收的崽吔，你不让地下的爹安生哟！你听到来，你爹不是白狗子，你家不是黑户头，你家是红属。你爷爷，你姑姑姑爹都是烈士。你爹也是红军。没错，他犯了罪。那叫什么罪哟？我不服呢。是罪，也是红罪！他受罪，一心为的是对得起红军。犯了罪，更见他心红、心忠。天底下顶倒霉的红军英雄就是你爹哟，他要用一辈子来证明自己是红军，晓得啵？”

发旺盯住娘手里的棕毛箱，沉思片刻后，突然问道：“山上田边的棕榈树，年年被你割尽了棕毛，你打棕毛箱给爹装衣衫棉被。可爹的遗物里，为何没有一只棕毛箱？”

娘猛地将怀抱着的棕毛箱摔在发旺脚下，怒喝一声：“问你爹去，问那死鬼去！”

为钟长水拣金的这天，正是叩问他的最好时机。没想到，除了家人和宗

亲，县乡干部也来了不少。钟长水到底是红军英雄还是红军的犯人，就要见分晓了。

荒岗上，男丁们依次在刚刚为这座孤坟搭起的不见天面的棚子里跪下来。乌妹子也想下跪，却被长老一把搀住了，她满脸的皱纹都在打战。她使劲挣开长老，弯腰扶膝，硬是把自己的双腿摞在了潮湿的地上。

这时，吹打班子吹奏的竟是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。这是谴责钟长水，为乌妹子叫屈呢。点燃的鞭炮似乎也带着某种情绪，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中不时蹿起冲天炮的轰鸣，显得格外火爆。腾腾青烟中，长子发旺跪着挪向墓碑，抓起菜刀，对着献于碑前的公鸡扬臂一挥，不闻声响，但见血光四溅。眨眼之间，他弃刀提起断头的公鸡。殷红的鸡血淋淋漓漓地洒在碑上，洒在钟长水的名字上。

人们轮番上香祭拜之后，发旺把右边的空袖筒往衣袋里一塞，用左手费力地挺起锄头，在坟上挖了第一下。以长幼为序，锄头在钟家儿孙手中传递。待男丁们象征性地依次动土后，掘土开棺的活计便交给了由村坊担当的八仙。

松软鲜湿的红土堆成了新的土丘，渐渐埋没了厮守在孤坟边的几株岗柏，受惊的山蚂蚁仓皇蹿出巢穴，像一股狼烟喷突着弥漫开来。腐朽的棺木被一块块撬起来，儿孙们围着墓坑又跪下了。不知是谁领头干嚎几声，儿孙们这才记起该有的程序，一起放声大哭。族中长老赶紧抱来几刀草纸，放在他们身边。所有的眼睛都没有泪水，都怯怯地盯着坑中不断扩大的黑洞。

他们看见那个英雄传奇的主角了，看见那个被判红罪的犯人了，看见那个属于别人的烈士夫了！人啊，原来就是这一抔可作肥料的黑土，几根不如干柴的骨殖！

然而，人们瞪圆眼睛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钟长水的胸脯。只剩下骨架子的人，居然还有胸脯，他的胸脯在肋骨下面。那是什么啊？像两片飘落的树叶，像两块石头。他的肺居然没有烂，居然完整地与骨头同在。人们惊呆了，喷呐也沉默了，一片死寂般的沉默。那些干部们面面相觑，接着，相互咬起耳朵来。

当坟将被八仙掘开时，族中长老就把乌妹子架到棚子外边去了。此刻，她颤巍巍地撩起衣襟，擦了擦双眼。仿佛她凝望着的南华山主峰变成了一粒砂，她迷眼了。

三个儿子，一个个目光呆滞，脸色灰白。长子发旺哧溜滑下墓坑，俯身小心翼翼地拾起爹的骸骨，一块块地递给跪在墓坑边的弟弟。两个弟弟则轻轻地用草纸逐一擦拭，轻轻地放入棕毛箱。由脚到头地拣，由脚到头地放。这是取坐姿。钟长水威严地端坐在儿孙面前呢。他的眼睛逼视着儿孙的表情，他的耳朵捕捉着儿孙的心跳。随风飘荡的缕缕青烟，就像他们对话的语言。

小小的棕毛箱是放不下那两叶肺的，儿孙们大眼瞪小眼，八仙们不知所措，连族中长老也无可奈何。这也是死者的一部分啊！多么惊人的部分！

钟长水果然是个烧锅痞，果然是个红军犯人！

猛然醒神的发旺嘶声呼喊娘。娘并不搭理，也不动弹。娘只是在阳光下随风摇曳的一蓬白发。

发旺用左手抓起空袖筒，对着石头般的肺叶和棕毛箱，疯狂挥舞着，嘶声嚎啕着：“钟长水！我是你的崽啵？你要是早点报告县里，县里就会控制那片矿山，叫我们走人，我的胳膊就不会丢！你当真是劳改犯呀，难怪这多年你人不人鬼不鬼！娘说你犯的是红罪，好笑，天下有这个罪名？娘护着你呢。你倒好，一心在地下做烈士夫。你叫娘，叫你的崽，怎么做人哟！”

这时，乌妹子踉踉跄跄扑了过来，她一头栽在发旺怀里，发旺用独臂托住了她。她攥住那只空袖筒，泪流满面：“我的崽吔，等归家告诉你什么叫红罪。记得娘交代的事啵？取站姿，要叫你爹站起来！这辈子他不敢抬头，来生要叫他顶天立地！”

第一章 鬼子膏

枫岗号称千烟之村。在那里，谁都晓得，钟长水是被自己的爹绑去当红军的。他爹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。可是，乡苏的几个干部，偏偏拿他家当钉子户来羞辱，竟把“猛烈扩大红军”的标语刷在了主席家的屋墙上。

然而，乡苏主席钟龙兴连连出招，把扩红搞得轰轰烈烈，不仅为自己挽回了面子，还为枫岗赢得了荣誉。枫岗上了《红色中华报》呢。钟龙兴瞪起牛眼，从一篇题为《猛烈地扩大红军》的文章中，抠出一行关于枫岗的文字。他捧着报纸到处示人，报纸在他手里抖抖的，欣喜在他眼里湿湿的，委屈在他嘴边撇撇的。仿佛忍辱含屈，终于扬眉吐气一般。

那篇由县苏主席署名的文章这样说：“现在不仅在模范的兴国和瑞金，在任何县都有革命情绪非常高涨的劳动妇女，为了自己的解放，为了自己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，热烈鼓动老公父子兄弟加入红军，有些是把全乡全村全家精壮勇敢的男子都宣传鼓动上前线，瑞金的‘八兄弟’、太雷的‘五父子’、会昌的‘四房之独子’，我们登贤县南华区枫岗的‘抢打轿众后生’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，而且已发展成为广大的群众潮流了……”

钟长水就是“抢打轿众后生”中的一个。钟长水是独子，有长娇、长好、长妙一长串姐妹。打十五岁起，他就跟着同宗的三个兄弟跑出去搞钱。登贤一带乡村，历来田少人多，男丁不得不外出挣钱，每年忙完春耕就把田里山上的活计交给女人，结伴闯世界去，直到农忙时节再回来。所以，这一带的女人几乎都是大脚婆。赣南山歌《过山溜》这样唱道——

阿哥出门过广东，
打支山歌显威风；

隔山老虎跟我走，
搞到钱来敬祖宗。

四五年了，钟长水他们每年只回家两趟，过年，还有就是赶九月十三的福主庙会。农忙时节，偶尔的，也有人回来栽禾割禾。每次回来，脱下鞋子找，解开裤带掏，攒下来的几块银元要么带着脚臭味，要么带着尿骚味。大年三十，乡苏主席钟龙兴厉声训斥儿子：“作孽！这几块大洋敬祖宗？修得宗祠，还是娶得老婆？你们后生子是偷奸耍滑！说，在外面吃喝嫖赌是啵？”钟长水委屈极了，也不做声，愤愤地把自己扒个精光。从肩头到脚掌，他身上尽是伤。伤处抹过各色的药膏且没有洗净，更显得惨不忍睹。于是，整个正月里，钟龙兴气鼓鼓地走东家串西家，警告后生子不许再出门，动员他们统统去参加红军。出了元宵，他还派赤少队、妇女会像蚂蟥似地叮牢他们。结果，他们拍落蚂蟥，还是撒腿跑了。

后生子声称，他们是在三省交界的筠门岭当挑夫营生，每天把盐挑送到江西这边来，再把粮食、烟叶运往闽粤境。可是，有人传言，他们其实是为人所雇佣偷运私钨。世界钨砂三分之二产自中国，中国的钨砂三分之二在赣南，而赣南钨砂以品质著称于世。南华山区的画眉坳就是二十多年前发现的钨矿山。赣南毗邻广东的多个县份，走水路输运广东十分便利。专事钨砂走私的广东大老板为了对付查缉，甚至买来枪支，武装押运。至于途中有多凶险，一个挑夫的浑身伤痕便可以解释了。

乡苏主席钟龙兴为此耿耿于怀。也是，钟龙兴争强好胜，样样工作走在全县各乡前面，就是扩红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儿子他们长年在外，逮不住，更要命的是，枫岗剩下的后生，有好些受影响，也想下广东搞钱呢，为动员他们参加红军，乡苏干部磨破了嘴皮受够了气，便迁怒于乡苏主席了。钟家屋墙上那行用猪血涂抹的红字，对于钟龙兴，就像一块贴在脸面上的狗皮膏药。

割了晚禾后，一连好些天，钟龙兴一趟趟地往后龙山脚下的福主庙里钻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哼，等到九月十三来！”

古历九月十三，是枫岗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。一大早，每条街巷都喜气洋洋的，家家门前都插着三根红烛，摆着供桌，供品是米饭、柿饼子和自家

► 红罪

酿的米酒。随着鞭炮骤然炸响，一抬大轿出现街巷里，端坐在上面的福主菩萨着锦袍戴官帽，面色如金，神情威严。八人抬的大轿，前有神旗万民伞引路，后有吹打班子护送，步履匆匆。神轿经过谁家门口，那家便赶紧放炮。鞭炮依次炸响，随神轿渐行渐远。可是，未及硝烟散尽，又一尊福主菩萨出巡了。那是红脸的菩萨，接着，是黑脸菩萨。先后出场的三尊福主菩萨，路线相同，都要游遍全村的大街小巷，光顾所有的门户，以护佑全村平安。

此俗自古沿袭。这是人神同宴乐的一天，村中钟、赖、曾三姓，无论是在外读书谋生的男子，还是远嫁他乡的女人，都必须回家。当日昼饭，胜过大年三十的团圆饭，且家家以宾客盈门为荣耀。钟长水他们四个是头天夜晚赶回村的，此刻，他们共同抬着一只神轿。

到昼边，游神结束了。三尊菩萨班师回到福主庙，一放下神轿，钟长水便惊奇，今年游神人多得蛮古怪，敬香的善男信女起哄一般，把福主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时，随着扁鼓急骤的鼓点，唢呐和锣鼓一起振奋起来，用的是坐吹曲牌《十堂花》和《扬州调》。有人上前为菩萨整理衣冠，再把菩萨请出神轿，依次安座在神龛上。穿梭忙碌的人们，纷纷拥过去燃香叩拜。可是，那些眼睛却鬼鬼地瞟向长水他们。钟长水脸色陡变，惊叫一声“快跑”，可是迟了。

钟龙兴振臂一呼，敬香的男女分别扑向各自盯紧的目标，就像一群群蚂蚁缠住了四只小虫。小虫拼命挣扎，却是逃不掉，甩不脱，尽管缠紧他们的多为老人和妇女。四个后生的长辈、亲人用一根根麻绳棕绳，很快制服了他们。拿下钟长水的，是他的妹妹们。

钟长水对着父亲吼道：“你发邪呀！”

钟龙兴瞪着他，带着几分得意说：“不来邪的，捉得到没穿鼻的水牯？今天我就穿鼻缚上缰绳，送你们去三营。你们是豹虎子，蛮巧，那个赖营长是打銃佬！”

四个后生都冒火了。想不到，钟龙兴如此设计，竟是为了抓丁。他们大骂他是国民党是白匪军。白军几次进占苏区，也是这样抓丁呢。

钟龙兴哈哈大笑：“爷老子在大革命时期就当共产党！早啵，民国十八年！爷老子要是牺牲掉，你们要记得给我建庙哟，爷老子也当得福主菩萨，保佑枫岗人民万万年！晓得啵？这三个福主菩萨，本是老百姓，是我们枫岗

三姓的先人。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伙土匪来犯，他们三个站出来，带领全村青壮男丁拿起武器保卫家园。后来他们战死了，百姓建庙纪念他们，拿他们当枫岗的村坊神，在他们的忌日做会，杀猪宰鸡，烧香祭祀，还要接连唱三天大戏。看看，当英雄几光荣，死掉都有人请你们看戏！”

被捆绑着的后生暴跳如雷。他们使劲挣扎着，嘶声怒骂着。有个学过功夫的，叫长根，飞起腿就把钟龙兴扫倒在地。长根是孤儿，捆绑他的是叔伯及其儿女。

钟龙兴骂骂咧咧地爬起来，顺手捡起地上的棕绳。他瞟瞟空着的神轿，真想把长根绑在神轿上送走。一个愣怔之间，又觉不妥，便招呼几个老人揪住长根，把他的双腿捆得结结实实。

九月十三的枫岗村到处米酒飘香。九月十三的枫岗人注定要被自家的米酒灌醉。眼看该食昼了，当然不能亏待这四个后生。钟龙兴便吩咐人们拿酒来。酒早已备好，一大缸呢。大碗的米酒，把被五花大绑的后生灌得酩酊大醉，四个人的身子都瘫软了。

他们被戴上用红布扎成的红花，由家人搀着拖着扛着，送往三营。刚才为游神吹奏的那三个吹打班子，正好用得上，他们汇聚成一套人马跟在这支队伍后面，却是各吹各的调，各敲各的鼓点子。有《将军下马》《下山虎》，也有《百凤朝阳》和《春景天》，都是欢快热烈的路行吹奏曲牌。枫岗唢呐远近有名，有民谣唱道：“七寸吹打拿在手，五音六律里边有。婚丧嫁娶没有我，无声无息蛮难过。送子参加红军是喜事，理当热闹一番。”

可是，这支喜气洋洋的队伍竟遭到三营营长赖全福的当头棒喝。赖全福是吃野兽肉长大的，脸上一棱一棱的是老虎肉，臂上一团一团的是豹子肉，腿上大约就是野猪肉了。在偌大个南华山区，可能连飞来飞去的野鸡都认识他。传说，去年冬天他腿上负了伤，先后有三只野兔蹦蹦跳跳上门来慰问，下了山，过了坝，闯进迷宫般的枫岗村，找到营部所在的赖氏宗祠，竟撵不走了。野兔不是跑得快吗，吃什么补什么。所以，伤好以后赖全福依然疾走如飞。

赖全福站在街中央大喝一声，迎着钟龙兴走上前，冷笑道：“上级号召扩红，你就这样扩红？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？”

钟龙兴却是理直气壮：“全福，我不借游神的机会把他们拢到福主庙一起

► 红 罪

拿下，哪里捉得到哟！都是豹虎子嘞。我把他们交给你。调教好，个个都是好兵。我敢打赌。”

赖全福脸一沉，命令道：“把人放下，松绑！”

好笑！放掉他们，我们乡的扩红指标怎么完成？钟龙兴瞪着他。

赖全福反唇相讥：“你把指标捆绑给我？指标能扛枪打仗？到了战场上，像木头一样戳在那里，不就是给敌人当靶子？再说，指标不肯上战场，当逃兵，怎么办？让我崩掉他们，让我来做恶人？”

赖全福平时说话就像放铳，闷了好一阵子才点着，一声炸响，带着一团硝烟。要是喝了酒，他的口舌就能打机关枪。今天，他一定是多灌了几碗米酒。钟龙兴说：“全福，你喝了几家的酒呀，你喝醉啰。你看看，绑送他们的，不是我们革命干部，是他们的父母亲属。枫岗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高得很嘞。”

赖全福火了：“要去打仗的是这帮后生！”

钟龙兴也梗起脖子：“今天不锁住他们，明天就会跑！”

赖全福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堡垒。僵持了一会儿，钟龙兴眼看今天难以把人送往赖氏宗祠，便令大家回头，目标钟氏宗祠。他要把这四个后生关在宗祠里，同时报告区苏，让上级来裁决。

米酒香醇，却是醉人，而且一醉难醒。钟长水他们被关在钟氏宗祠里，直到第二天天亮，一个个才先后醒来。大家醒来便咒钟龙兴。咒得口干舌燥时，赖全福带了几个战士来给他们松绑。赖全福对他们说：“我把钟龙兴告了，他刚刚被区里押走。”

揉着胳膊的钟长水急了，吼道：“爹绑崽，没得说。你是营长，我爹是乡苏主席，你莫狗管猫事！”

赖全福沉着脸说：“他的罪行有两条。乡苏主席对群众耍粗动蛮，特别是采取反动派抓壮丁的办法来扩红，绝对不能允许，这表面上是扩红，实际上是破坏扩红，晓得啵？还有，更严重的，他大搞封建迷信，停了两三年的游神活动在他手里死灰复燃，这是妨碍革命战争利益的。搞一次襁菩萨，买鞭炮香烛供品，群众要花蛮多钱。这实际上是破坏苏维埃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！”

叫赖全福这么一说，钟龙兴的罪过就不小了，判个一年监禁也不冤。一

时间，钟长水吓得面如土色，别的后生也都慌了神，大眼瞪小眼的。钟龙兴毕竟是他们的宗亲，论辈分该叫叔伯。

钟长水怯怯地问：“要是我们都去当兵，就不算我爹破坏扩红咯？”

赖全福说：“那要看你们是不是真心实意。要依到我，不管怎样，他都要受到惩戒。这种做法影响太恶劣，惹得穷苦群众憎恨，肯定对扩红有抵触。”

钟长水对着那三个后生，哀求一般：“长根、长贵、长发，我们真心实意好咯？我们一起去当红军好咯？”

又矮又黑的长贵，外号脚板薯。脚板薯家里养了个捡来的童养媳，人称薯包子，憨憨傻傻的，是个结巴子，十二岁了，还会尿床。长贵嘟哝道：“我早就想真心实意，可我不搞到钱来，就讨不起刀子嘴豆腐心身上没臊臭的老婆……”

赖全福一愣，接着笑道：“想寻个刀子嘴做老婆，你皮厚肉痒骨头贱？当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！那好办。听到妇女都在唱恋哥要恋红军哥咯？当红军上前线，你到蓝衫团去寻，那些妹子在阵地上对白军喊话，相骂起来才泼喇。自古美女爱英雄，只要你打仗勇敢，莫说辣婆子，嫦娥妹子也会打跳脚跟到你。”

细长个子的长发也斜着眼，讥嘲道：“他是檐老鼠想食天鹅肉。”

檐老鼠就是蝙蝠。长贵生得既像脚板薯，也像檐老鼠。长发为自己看穿了长贵的心思而得意，忍不住故意提高嗓门叫道：“龙兴伯伯是老革命，敢办他的人还没出世！”

“没出世？你看到来！”赖全福哼哼着，一挥手，领着那几个攥着绳子的战士走了。

当后生们忙不迭地跑出祠堂时，一个个都变得呆呆傻傻的。街巷里那个出东家进西家的身影，既熟悉又陌生。那是曾九皇女呢。十八岁的曾九皇女熟透了，像柿子可以摘了，像番薯可以挖了，像甘蔗可以砍了。

真是女大十八变。曾九皇女好像是一夜之间长成的。又小又黑的蚕蚊子，忽然出落成一条大白蚕。瘦楞楞且灰不溜秋的秧鸡，忽然变成了一只金凤凰。该发的地方都发了起来，胸前挺挺的，屁股圆圆的，脸上桃红水色，眼里顾盼生波。正月里见她，好像还是花蕾子，怎么一下子就开放了？

九皇女的爹是和钟龙兴一道参加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，在枫岗建立红色政权以前，他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，领导了分田运动。当时，因为整个根据地局势还不稳定，对分田心怀不满的土豪水蛇崽，勾结进犯的白军设计杀害了他和好几个农会干部。爹入土的那天，九皇女的哥哥操起一把大砍刀，去当了红军。一走几年，是死是活，无人知晓。九皇女和娘相依为命。钟龙兴对她们母女特别照顾，砍柴、作田这些重活都交代了人帮工，并把九皇女认作干女儿。说是干女儿，等于没过门的儿媳呢。只是因为他当着乡苏主席，不敢造次而已。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条例有规定：“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，禁止童养媳。”

既然当了钟龙兴的干女儿，钟氏长字辈的后生，便成了九皇女的哥哥。从前放牛呀打柴呀讨猪草呀割松脂呀，她常跟着，四个后生子都喜欢她疼爱她。原先的九皇女长得并不起眼，背后拖着一条粗粗的长辫子，从后背看，只见辫子不见人。后来，她把长辫子剪去一大截，变成了马尾巴。后生们私下里又笑话她是拿掉嘴就寻不到脸。意思是说，她长相一般，却是爱说爱笑笑唱，伶牙俐齿的。后生们喜欢的都是那张嘴。孤儿长根说那张嘴甜，他喜欢听她问寒问暖，几个堂兄弟堂姐妹躲他就像躲虱婆呢。长贵说那张嘴辣，跟人相骂不吃亏，他喜欢她跟人吵嘴的样子。阴坏的长发说那张嘴酸，酸得像杨梅，食起来倒牙，想起来流涎。长水却说她嘴是咸的，没盐难下饭，没盐腿发软。为了那张嘴，下广东的后生一个个都长了小心眼，每年春种夏收时节总有人借故独自回村，其实是牵挂着九皇女家分得的一亩三分田。

而眼前的九皇女不只是一张嘴了，她成了一朵盛开的花。是春天的杜鹃花，红得惹人眼。是夏天的黄栀子，香得醉人心。是秋天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油茶花，美得迷人魂呢。

食昼前，九皇女把早上放出去的后生们约到钟氏宗祠里。她跟着干爹当上了乡苏干部，还是扩红队的队长。正要说话，她又被人叫走了。钟长水一个劲地叨念：“要我们去当红军，我们真心实意好啵？我们四个一起去好啵？”

脚板薯长贵喃喃道：“要是讨得到九皇女这样的辣婆子，我就去。我怕两个嫂子欺负娘。我娘食斋信佛心几善哟，嫂子要赶走薯包子，日日吵翻天，骂我娘搞封建压迫。没错，政府禁止童养媳，叫她做老婆我也嫌。可我娘不养，她怎么活命？”人家薯包子也蛮可怜。